

茼村白族童帽：时光里的成长诗

□ 张义红 文 / 图

大理的风，带着苍山的清冽与洱海的温润，拂过茼村白族人家的青瓦白墙时，也拂过孩童们头顶那顶会“说话”的帽子。这些用刺绣与银饰缀成的童帽，不是普通的穿戴，而是一本摊开的成长札记，从呱呱坠地到豆蔻年华，每一针每一线，都绣着时光的印记与家人的拳拳心意。

新生儿的头一顶帽子，是祖母缝制的“鸡罩帽”，帽檐圆润如鸡笼。母亲将它轻轻套在襁褓中婴儿的头上，指尖划过那柔软的针脚，像是在说：“我的宝贝，要像鸡妈妈翅膀下的雏儿，被稳稳护着长大。”满月的光晕里，帽顶那粒小小的银铃偶尔轻响，是生命最初的和弦。

百日那天，红布缝制的“百天帽”登场了。艳艳的红，像极了洱海边烧红的晚霞。帽子上用金线绣着吉祥的图案。外婆说：“红是辟邪的，金是祈福的，戴着这顶帽子，往后的日子定能红红火火。”孩子懵懂地睁着乌溜溜的眼睛，帽子上的绒球随着小脑袋的晃动轻轻摇摆，仿佛把整个家族的期盼都兑成了甜甜的笑靥。

半岁后，虎头帽成了孩童的“铠甲”。帽檐上威风凛凛的老虎纹样，寄托着“虎虎生威”的祝愿。父亲会故意逗孩子：“我们家的小老虎，怕不怕妖魔鬼怪？”孩子似在回应地攥着小拳头，帽檐下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真的借到了

虎的勇气，要去闯荡这世间的风雨。

再大些，鸭子帽的“翅膀”便在肩头展开了。帽檐后尾如鸭翅轻展，孩子跑起来时，“翅膀”便跟着一颠一颠的，像刚学会凫水的小鸭子，摇摇摆摆却充满生机。母亲总在孩子出门前整理帽檐：“这‘翅膀’能遮风挡雨呢。”其实她没说出口的是，那也是她的心——孩子走到哪里，她的牵挂便“飞”到哪里。

当二三岁的孩童戴上“小牌坊帽”，时光便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帽前的绣花布片像村口那座百年牌坊，上面绣着振翅的布谷鸟。奶奶指着布谷鸟说：“春天一到，它就喊‘布谷布谷’，催着小苗快快长。我的乖孙，也要像小苗一样，迎着太阳往上蹿呀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，帽檐下的小脸，映着布谷鸟的影子，也映着一个家族对未来的憧憬。

女孩的凤凰帽，是四到六岁时最耀眼的礼物。银线掐成的凤凰立在帽顶。母亲给女儿梳头时，会轻轻抚摸凤凰的翅膀：“我们的小姑娘，要像凤凰一样，长得漂亮，心也明亮。”镜中的小女孩，眼神里已有了对美的向往。

而男孩的“大牌坊帽”，则要从四岁戴到成年。帽型方正大气，戴在头上，便有了几分“少年老成”的模样。父亲说：“帽子戴正了，人才能行得正。”于是，男孩学着挺直身子，帽子后面的银坠子随着他的步伐轻轻磕碰，像是在提醒：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最让人心动的，是女孩们的“凉



帽”。六岁时戴的第一顶，是刺绣艳丽、充满稚气的“童款”；十六岁后换的第二顶，银珠子串成的流苏垂在耳畔，凤凰的纹样用金线细细勾勒，戴上它，少女的眉眼便添了几分端庄；等到出嫁那天，第三顶凉帽便褪尽了所有艳丽——只是黑色发带镶珠宝。母亲为女儿戴上它时，眼眶总是红的：“以后，要像这顶帽子一样，朴实、勤恳，和他好好过日子。”

风又吹过茼村的小巷，戴着凉帽的少女走过青石板路，帽檐下的侧脸温柔恬静。那些曾经戴过的鸡罩帽、虎头帽、凤凰帽，早已被母亲仔细收进木箱，压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襁褓旁。它们或许会蒙尘，会褪色，但那些藏在针脚里的祝福，那些关于成长的故事，却像洱海的水，永远清澈地流淌在时光里。

这便是茼村白族的童帽，一顶顶，一页页，写满了爱与成长的时光。

铺展在苍洱大地上的美丽风景线(四)



昆明局集团公司开行的昆明至丽江的高品质列车行驶在广大线上。

□ 罗正友 文 / 黄春江 图

从“交通末梢”到“开放前沿”的星辰大海

铁路的延伸，让大理从滇西的“交通末梢”蜕变为“西南第一文旅客站前商业”核心。2024年，大理站吞吐量突破2080万人次，这得益于铁路与文旅的深

放前沿”。

2025年“五一”小长假，大理火车站接待旅客超6.2万人次，站前商业圈日均客流量达3万人次。“站城融合”模式让旅客在候车时即可完成消费，大理站也因此成为城市会客厅。接站人群在咖啡馆品味“风花雪月”拉花咖啡，周边居民周末选购大理石文创产品，外国游客则通过“大理站限定”产品将白族文化带向世界。

大理火车站站前广场的“苍洱驿·爱在大理”商业圈，以“记得住的大理，带得走的大理”为核心，致力于打造离程消费新地标。这里设有非遗文创体验区，游客可亲手体验微缩甲马印刷、扎染等技艺；特色餐饮区汇聚了大理美食，让游客可以带回家，日均销售额超50万元。数智体验区则融合科技与文旅，展现耀眼光芒。

洱源县邓川镇因铁路开通迎来乳制品企业发展新机遇。2024年，邓川镇通过铁路外运的乳扇、乳饼等特产达1.2万吨，十年增长了8倍。剑川木雕工坊也借铁路把产品销往全国，年产值超3亿元，带动2000余名手艺人脱贫。

铁路的便捷交通助力漾濞县石门关景区发展，游客乘动车抵达漾濞站后转旅游专线直达景区，享受“快进慢游”

体验。2024年，石门关景区接待165.3万人次，旅游总收入21.02亿元。

喜洲古镇因铁路客流焕发新生，扎染工坊从3家增至23家，形成“非遗+旅游”产业集群，促进当地非遗传承与经济发展。

临沧茶业商王老板表示，铁路通车极大便利了茶叶运输，当天即可运抵大理并发往全国，运输成本降低40%。铁路还促进了滇西特色产品外销、劳务输出与旅游资源共享。

随着滇藏铁路、中缅国际通道等项目推进，大理铁路故事还在继续书写。大临铁路已通车，大瑞铁路在建，未来还将新建大攀、大嵩铁路，形成“米字型”网络，缩短与成渝、北部湾的时空距离。大理—洱源—剑川—兰坪—云龙—永平铁路也在规划中，将使大理成为滇西铁路核心枢纽。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指出，铁路将大理从茶马古道驿站站转变为现代国际物流枢纽。

从马帮铃响到高铁飞驰，大理铁路的变迁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史与“铁路+文旅”的融合奇迹。随着铁轨延伸，大理将迎来更多机遇与希望，乘着火车去大理已成为享受美好生活的开始。铁轨上的大理正以铁路为笔，描绘出更加美好的风景。

端庄村杨家上下院

□ 杨宏毅

坐落于宾川县东山区崇山峻岭中的平川古镇，不仅是云南省革命老区、文墨之乡，也因历史人物杨如轩、杨希闵、杨复光等遗落了许多古建筑院落，“杨氏宗祠”“董家大院”“一颗印”“铁围城”“一步登天”“金山银山”“四合五天井”“三坊一照壁”……诸般名号如星辰散落。位于端庄村的杨家上下院正是这古村深巷间，最堪咀嚼的砖石文章之一。

追溯源头，明万历二年，端庄村杨家一世祖杨德，身为都司随巡抚邹应龙入滇到赤石平川平彝乱，先从山东武定青城县到大理喜洲叶榆地，后随军到平川赤石崖铁索箐平息百年集寇。后来至二世杨体，因功勋卓著，得以世守平川班庄村之地。杨体携子孙开荒修渠，苦心经营，家业日隆，遂将班庄村改名为“端庄村”，沿用至今。房舍产业代代添置，及至清光绪年间八世祖杨炳姑（张炳炳）时，其长子杨源（字巨川）终建成杨家院上院。之后杨炳姑（张炳炳）之女菊妹招赘棋盘村杨廷燧入门，杨廷燧更名为杨燧（字映川），并着手营建下院，自此杨家人丁愈发兴旺，田宅丰饶。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上下两院仍为村中翘楚，只是上院后来人口迁出，日渐颓颓，而下院则烟火不息，沿用至今。

杨家上下院坐落于平川红旗山文笔山下。上院紧依红旗山麓，整体坐北朝南，一进三院，层层深入，端的是气象森严。最辉煌时期，南端高耸着进士大门门坊（杨源曾被朝廷赐进士），仿佛功名与门第的凝固宣言。门坊之后，便是气派宅门；土木为骨，瓦顶如冠，门端通体镶嵌着平川精妙砖雕——匠人指尖

的刀锋，刻尽了如意祥云、瑞兽花鸟，纤毫毕现，每一处凹凸皆是无声的叙事。门楣则饰以剑川木雕，精工镂刻，顶角飞翘如鸟翼欲举。大门两侧绘绘历经风霜，色泽虽淡，那淡雅古意却如墨痕沁入墙壁，至今犹可辨认。

下院位于上院东北角下方，坐西向东，规模虽不及上院宏阔，但胜在格局严谨，保存完好。其地基开阔平整，亦为“四合五天井”形制，建筑群落结构紧凑，布局精当，正是平川典型古民居之范本。院落内部，角砖铺地，木作雕花，窗棂隔扇，虽无上院门楣砖雕那般繁复铺张，却处处透出平实温润的用心。由于烟火不绝，屋瓦齐整，梁柱坚牢，天井青石铺就的地面被无数代人踏磨得光亮如镜。雨水沿瓦槽滴落于天井石阶之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其声清越，早已融入宅邸的骨髓里，仿佛时间在石上刻下隐秘年轮。

上院与下院，两座院落隔着咫尺空间，也隔着百年岁月。上院如一位解甲归田的功勋老者，虽身躯残损，眉宇间却依然镌刻着往昔的辉煌气象；下院则似一位持家有道的后人，勤勉踏实，烟火绵延，在时光的缓慢流淌中维持着家族的温度与韧性。它们一高一低，一显一隐，共同勾勒出杨氏家族在平川大地上立身、经营、繁衍的生命轨迹。

杨家上下院落，是端庄村最厚重的书页，它们静立文笔山下，不言不语，只以砖石的筋骨，以庭院的呼吸，默默诉说着一个家族在时间风雨中的站立与前行——其生命之深长，原就与砖石同构，在风雨侵蚀里愈发显出本真的轮廓。

时代更迭，风雨沧桑，平川端庄村杨家院落正默默地伴随杨氏后代，在平川古镇的发展中继续相伴前行。

双廊美宿 洱海醒来

□ 郭纲

大理归来已有一些时日，美好的旅游体验依旧萦绕于心，难忘洱海边那家连名字也颇具文艺范的精品客栈。

彩云之南的大理，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。不久前，我又去了大理。行前，做了一番攻略，大致规划了游览的线路，在网上选好了民宿，并向当地的旅行社租好了汽车，约好司机兼导游。

那天，我们从昆明坐火车出发，午饭后抵达大理，然后信马由缰地游览了大理古城，并在那里品尝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晚餐。

夜色中，我们驱车奔向洱海边的住处。一下车便见，客栈门口的空地上，篝火摇曳，琴声悠扬，歌声低缓，十余人围坐成圈。不远处的洱海岸边，灯火星星点点，倒映水中，穿不透洱海深邃暗涌的波涛。夜深而未静，一幅动人而幽深的画面。

次日清晨，洱海醒来。洗漱完毕，在洱海边闲庭信步。红日冉冉升起，霞光万道，波光粼粼的水面涂上了明亮的金色，洱海变得愈发炫目浩瀚，一艘游轮迎着朝阳驶向洱海的深处。洱海的湖光山色，宁静悠远，涤荡尘心。

散步回来，在客栈享用了早餐。受好奇心的驱使，打量了所住的客栈。一栋三层楼的临水建筑，体量不大，外墙简洁，内设温馨，布局合理。底层是前

台、书屋、厨房，以及餐厅兼茶室。上层两层是客房。据客栈工作人员介绍，客栈仅有十一个房间，在旅游旺季，房价会上浮，即便如此，仍会一房难求。

两天两晚下来，客栈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印象之一是位置比较好。客栈位于双廊古镇，紧挨着洱海，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，南诏风情岛近在眼前。在此可以散步看海，漫步古镇，寻幽探胜，体味物产，领略风情。在古镇的景区里徜徉，不见车马，只见人流，以及见缝插针无处不张扬的绿植花卉。深入古镇的老街小巷，空气中弥漫的是现做的云南鲜花饼、小粒咖啡的浓浓香味。

印象之二是服务比较好。入住前的接洽热情周到，入住后的服务贴心暖心。客栈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位广西小阿妹总是面带微笑，声音轻柔甜美，服务热情主动。小小的客栈，有限的空间，底层还布置了一个小而美的书屋。书柜中，整齐摆放着文艺、天文、地理、科技以及专门介绍云南物产、民俗风情和景点特色的书籍，颇为实用，更具情调。住在这里，自由自在，轻松惬意。客栈经营者的用心、贴心和暖心，给入住者带来了家的温馨和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美好的旅游体验，令人难忘。相信，这样的旅游体验在七彩云南会越来越多，风花雪月的大理会更加迷人，“诗与远方”也将更加值得憧憬与期待。

“苦里巴”煮鸡

□ 李雪

“苦里巴”，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，这是一种野草，也算是一味中草药，祥云人也叫作“坝子棵”。在祥云各处的山野间均可寻到，细瘦的茎叶，开很小的花，在广阔的山野间，这种看上去极其普通的野草是很容易被忽略的，可对于熟悉山间树林的人来说，一眼就可以认出它来，草籽纤细硬挺，叶片散发一种独特的药味。苦里巴可入药，气味清香、入口清纯，回味甘甜，具有清热解暑、健胃消食、减肥等功效。

鸡肉选取土鸡最佳。土鸡，就是土生土长自由生长在农家院里的那种鸡，鸡肉有韧劲和弹性，煮出来特别香醇。祥云山区的农家，院子外大多会有“苦里巴”这种野草，出去拔几株回来，细细清洗，晾晾水分，把鸡肉切块先煮两个小时，鸡肉差不多煮熟，把洗好的苦里巴叶片或者是细嫩的小枝条放进锅，继续煮半个小时左右，屋子里飘荡出来的香味除了鸡肉的纯正香气之外，更有“苦里巴”非常独特的气味。如果在夏秋季，苦里巴可以采用应季的新鲜叶片，而在冬春季，则可用晒干备好的“苦里巴”枝叶，味道都是很好的。

有人说，苦里巴煮鸡除了味道鲜美独特，还有调理肠胃的功效。如果有消化不良、胃酸胃胀，那就多喝点苦里巴煮鸡的热汤，两碗鸡汤下肚，就会觉得满身冒汗，肠胃里热乎乎的，畅意舒适。

煮鸡的时候也有人喜欢在锅里放几块腊肉或火腿，都是为了增加鸡汤的鲜美，只不过各有各的味蕾感受，放或者不放，全凭自己的喜欢。

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苦里巴还可以做成茶，苦里巴茶具有发表退热、和胃疏风、消食杀虫、除口臭、生津止渴、利尿益肾、减肥之功效，对喉痛、感冒、痢疾、急性慢性肠胃炎有一定的疗效。所以，秋天爬山的人们，都会顺便在山坡上找找这种看似寻常的小草，带回家自然晾干，在家人身体略有不适的时候，就杀一只鸡，在鸡肉煮熟的时候，把苦里巴的干叶片将下一把放进锅中，香气中带着略苦的特殊香味就飘在家中，盛一碗热汤，真是舒畅。

苦里巴煮鸡，只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，配上一盘炒蚕豆、腌菜炒洋芋、油炸霉豆腐，再来一个发面粑粑，一顿美食就十分完美了。多喝点汤吧，苦里巴鸡汤烫帖着每一个人的肠胃，人间美味不过如此！

快乐童年

拍摄时间：7月5日
拍摄地点：弥渡县新街镇清荷园家庭农场
作者：杨宋

